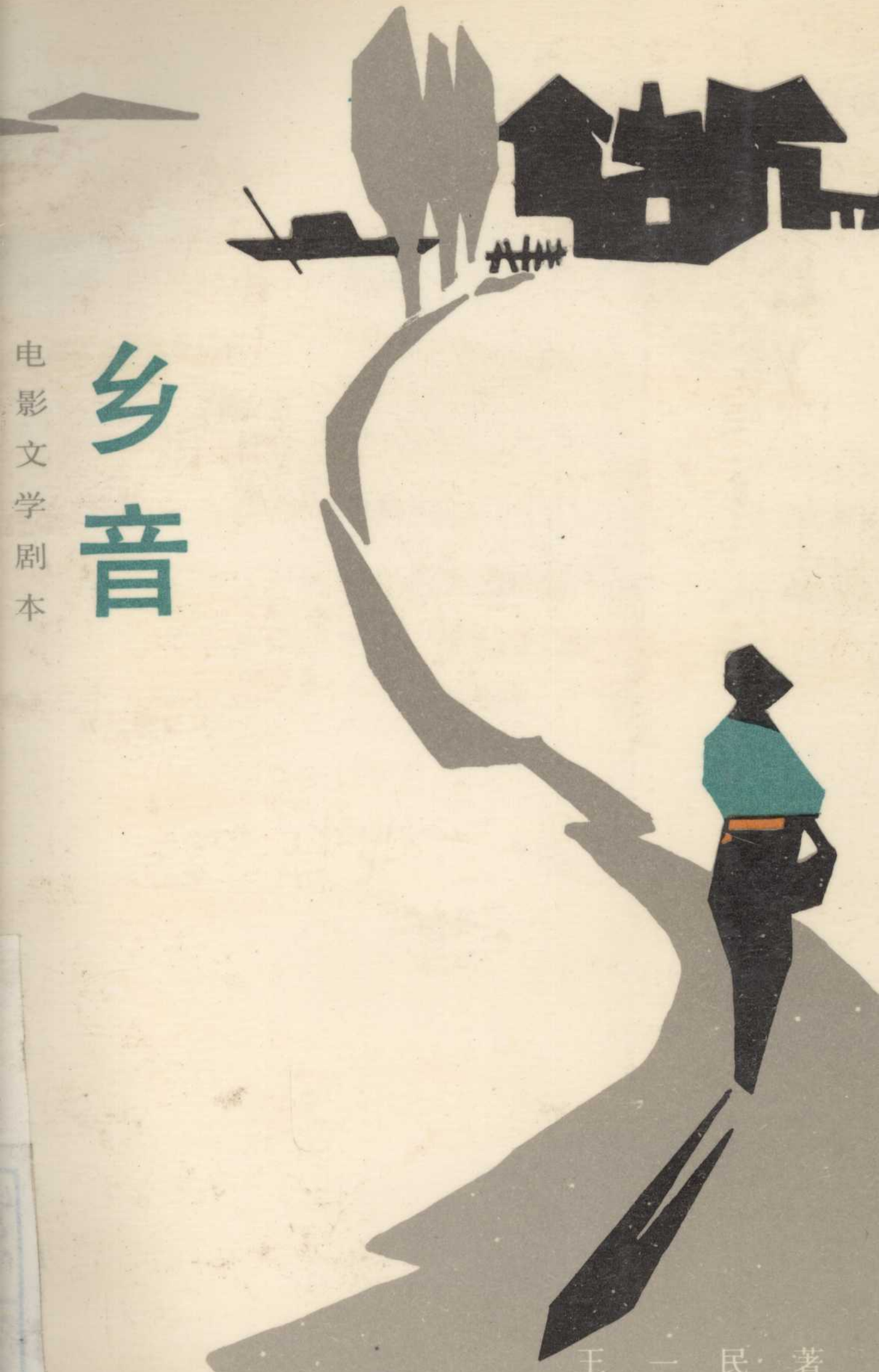


乡音

电影文学剧本

王一民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电影文学剧本

乡音

王一民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5 北京

内 容 说 明

该剧通过山村的一对中年农民夫妻的日常生活，写了丈夫余木生的夫权思想、妻子陶春的贤慧和顺从。正是因为他们受了这种既“恩爱”又“不平等”的封建传统观念的缠缚，以至最后导致家庭的不幸——妻子因长期劳累患了癌症，即将离开人世；丈夫虽有所醒悟，但已晚矣。

该剧有一种乡土气，给人以清新、淡雅之感。

责任编辑：云 梦
封面设计：周 华

乡 音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2 3/8 插页：2 字数：43.000
1985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统一书号：10061·475 定价：0.69元

一

雨，瓢泼似的哗哗地下着。

夜，整个宇宙浑沌沌地一片漆黑。

一道闪电划过，照见一条滚滚奔流的小河。

河边，一条小木船被水浪冲打得一颠一簸，几欲翻掉，幸有缆绳系住。

岸上系船的木桩正在倾斜。

又一道闪电撕破夜空，照见堤埂上面几间矮小的，旧得颜色发黑了的木板房屋，倾盆雨水顺着房檐瀑布似的泻下来。

雷声阵阵。

二

一间木板房内。

一只男人粗壮的手划亮一根火柴。

微弱的火苗摇晃着移动，点着了一盏小马灯。

马灯是挂在墙柱上的，熠熠的光亮下，显示出这个家庭的轮廓：一个贫穷简陋的农家，几乎没有一件新家具，但木板壁上的红“囍”字和几张“样板戏”画片还有几分光泽。

点灯的人名叫余木生——一个壮实的小伙子，

茶色的脸上露出焦急的神情。他脱掉鞋子，弯下身子卷着裤腿。

他的妻子陶春——一个十分俊俏的山里妹子，一边扣衣一边从里屋走出来，甜美的小酒窝里荡着不安，轻轻地："呃，这么大雨，还要出去？"

"我去看看渡船，要发山洪啦！"余木生抬头望了妻子一眼，安抚地，"这是常事，你睡吧。"继续卷第二条裤腿。

陶春急忙取下墙上的蓑衣，给男人披在身上，又替他系好带子。

余木生戴上斗笠，提起马灯。

陶春抽开门闩，刚刚要拉，一阵卷雨风把门呼的吹开，把她推到门角上。余木生把马灯藏到蓑衣襟下，顶风走出门去。

陶春把门掩上大半，从门缝里目送着男人。

三

河滩上。

小马灯一闪一闪。

余木生高一脚、低一脚朝河边走去。

一阵风迎面袭来，马灯熄了。余木生摸黑向前。

一道闪电的强光照亮了河面，那只渡船被汹涌的浪头掀起来，落下去时，拖走了木桩，顺着激流向下游漂去。

余木生一惊，甩掉马灯，沿着河滩追赶木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

家中。

陶春在门边站得久了，掩上门。

她摸到火柴，点亮了一个用小药瓶做的煤油灯。接着从后门角上搬出一捆稻草，坐在小马扎上搓起草绳。

搓着搓着，笼里的鸡叫了头遍。

陶春十分不安，跑到门边，把耳朵贴在门闩上，但听到的依然是雨水哗哗，雷声隆隆。

鸡又叫了二遍。

五

天亮了，雨还下个不停。

河里水位陡涨，波浪奔涌，一片浑黄。

陶春头戴斗笠，身披化肥袋，站在河堤上凝望。

蓦地，她柳眉一蹙——

堤下几尺远的泥沙里，埋着半截马灯。

陶春捡起小马灯，手在发抖。

六

夜色渐渐降临，雨也下得稀疏了。

陶春既没有戴斗笠，也没有披化肥袋，光着头任雨淋，痴呆地站在河堤上，俨然象一尊望夫石。

七

半夜里，浓重的乌云裂开一条缝隙，一钩月

牙时隐时现。

下游的河沿边，走来一个人影，弯着腰、弓着背，一步一步缓慢而坚实地行进。

河堤上的“望夫石”倏然一动，她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不相信是真的，揉揉眼仔细一看，万分激动地：“是他！”

陶春放开两脚向河下奔跑。

八

河边，余木生一身泥水拖着小木船走来。

他精疲力尽，咬紧牙关挣扎着。

陶春一口气跑到丈夫跟前，气喘吁吁，眼含热泪，一侧身，把缆绳背到自己肩上。

余木生睁开憔悴的眼睛望了望身边的女人，轻轻松了口气。

陶春回了他一个温情的、满含万语千言的微笑。

月亮又出来了，柔和的清辉，照着这对夫妻一前一后地拉着刻有“石埠公社紫云大队”字样的木船，在湿漉漉的河滩上走呀走……

（片名。字幕。）

九

清澈见底的紫云河，波光闪闪。

三十多岁的余木生，染上风霜的脸庞更显得老成憨厚，灼灼有神的眼里流溢着自足的欢欣，他背着箬叶帽，手执长竹篙在河上摆渡。

竹篙起处，一串串水花。

渡船悠悠地靠拢河边的石埠镇。

十

石埠镇。

鳞次栉比的旧式瓦屋沿河岸一字排开。

左街头耸立着高压线的钢骨架，电线向纵深的山间延伸而去。

右街头保存着一座人工榨油的旧作坊。暮鼓晨钟式的榨油声“咚隆咚隆”地在河面上飘荡。

一条古朴的石板台阶从镇中的街口铺到河沿下。

七八个旅游者兴尽归来，沿着台阶走下河滩。他们是一伙大学生，女的捧着鲜艳的映山红，男的抚摸着新买的山竹拐杖。

余木生把渡船靠拢岸边，用竹篙[illegible]住后艄，上前搭上跳板，习惯地对他们招呼着：“上船下船，切莫争先。”

旅游者依次登上渡船，只有一个带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女学生扭扭怩怩地在跳板上走了两步又退了回去。

她叫起来 “哎呀，好吓人！”

一个高个子男青年打趣她：“这么大老鼠胆还想当外科大夫？”

大伙儿都笑起来。

女学生不服：“我脚痛，你们谁牵我上去。”

船上的青年互相挤挤眼，故意难她。

余木生把竹篙插住船尾，赤脚从水里走上岸：

“我背你吧！”

女学生脸红了，斜盯了余木生一眼。

船上的学生们怔住了。

余木生诚挚地笑笑：“老人、细妹，腿脚不便的我都背过。”

女学生被他的诚恳所感动，又象是对船上的同伴赌气，毅然地：“那，那你就牵我。”

船上寂然，众目注视。

在余木生的牵引下，女学生上了船。

憋了那一阵，大伙又笑出声来。

余木生从后艄上船，拨起篙朝岸边一顶，渡船掉过身来，朝对岸摆去。

被牵上船的女学生感激地望了余木生一眼，说开了：“你们那个龙泉洞真美呀，叫桂林的七星岩黯然失色，我一定叫我爸爸来看看。”

手拿山竹拐杖的男青年：“你爸爸能走山路么？”

女学生：“上面不是在修大桥么，不久就可以直通直达。”

高个子男青年：“那个洞呀，还要装饰一下，太原始了。”

女学生：“好就好在天然的风光、质朴的美！”

拿拐杖的青年：“山里的风光太美了，这条河，这个小镇，还有那个村庄。啊，桃花，你们看！”

大家抬头望去。

十一

石埠镇对岸，十年前那几间简陋的木板房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崭新的村落。前面临河两户人家青砖黑瓦，后面一排鱼鳞屋顶在阳光下幽幽发亮。

晒坪边，一排竹篱内，十几株桃花开得如火如荼。

一个年约三十的女人挽着一篮衣服在桃树下晾晒。她体态虽然纤弱，面容也不甚丰腴，但那匀称的身体，淡雅的神韵，特别是嘴角上一丝甜津津的笑意，具有山里女人不可多见的秀美。

传来船上女学生的画外音："呀，这位大嫂真漂亮，简直是一个桃花仙子！"

余木生的画外音（颇自豪地）："嘿嘿，她是我的老婆。"

男青年的画外音："是你家里，叫什么名字？"

余木生的画外音："陶春。人家都喊她春嫂。"

陶春把一件件小褂小裤迎风抖开，晾在竹竿上。

旅游者来到竹篱外的小路上，被桃花吸引住了。

女学生上前两步："春嫂！"

陶春莞尔一笑："同志，到屋里喝碗菊花茶。"

女学生："不，谢谢你，我们看看桃花。"

陶春转身进屋。

高个子男青年吟诵着白居易两句诗："真是'长恨春光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呀！"

女学生推他一把："这里不是庐山大林寺，

别张冠李戴！”

陶春右手提瓦壶，左手捧一摞茶碗，笑吟吟地出来：“你们要是不嫌弃，就请尝尝紫云河里的水吧。”

青年们盛情难却，一人接了一个碗，陶春给他们逐个地敬茶。

“谢谢！谢谢你，打扰了。”

旅游者口含茶香告别陶春，朝村后山道走去。

陶春目送着他们。

邻居一个名叫杏枝的姑娘移动篱笆门，走到陶春身边，朝山路望了一眼：“春姐，那龙泉洞到底是什么样子，惹得这么多人来参观？”

陶春淡淡一笑：“我哪晓得。”

杏枝：“我数过，这是今天第五批了。春姐，听说那洞里象水晶宫一样。”

陶春：“哦，有那么好看？”

杏枝：“好看还不说，从洞里流出来的水是热的，有人量过，三十多度，洗澡正合适，还能治病哩。听说省里拨下来一大笔钱，要修两个很大的洗澡池，一边是男的，一边是女的，接待外宾。”

陶春：“啊，那可真好啦！”

杏枝：“你还不知道石埠镇的照相馆分一半到洞门口去了；卖吃的、卖玩儿的都到那儿摆摊设点哪！”

陶春越听越入神：“那不跟我小时候庆祝合作化开大会差不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杏枝："可不是嘛，春姐，人家大老远的乘船坐车到这里来参观，可我们只隔十里路还没去过，真活得冤枉！"

陶春："你要去就去，谁碍着你！"

杏枝："我要跟你一起去，一个人去多索味！"

陶春："我？"

杏枝："怎么样，我们今天下午就去吧？"

陶春："我连一件象样的衣裳都没有。"

杏枝："你也真是，俩人挣那么多钱，衣裳也不添几件。"

陶春："这两年钱是挣了，都做在这间屋上，还欠我舅舅二百多块呢，等我卖了猪……"

杏枝："算了，就穿平常的衣服，又不是去做喜事！"

陶春笑笑。

杏枝："就这么说定了，下午去。"

陶春迟疑不答。

杏枝："吃了中午饭，我来邀你，非把你拉走不行！"说着过篱笆去了。

陶春低头沉思一下，走进屋去。

十二

堂屋。

一张五谷丰登的大年画贴在中堂里。两旁对联是："勤劳致富春光好，节俭持家幸福多。"

年画下面，贴着一张余木生的奖状。

一碗饭连菜扣上。陶春把碗放进一个装有猪

菜的篮子里，取一条毛巾盖上。

五岁的儿子虎崽缠着她："妈，我跟你去、我跟你去！"

陶春："好崽崽，你在家玩，我就来。"

虎崽纠缠不休。

九岁的女儿龙妹背着书包走进门："妈，我的语文考了九十分。"

陶春："啊，龙妹，带弟弟玩。"

龙妹放下书包，拿出卷子："还要家长签字呢。"

陶春："放着，等爹晚上回来签。"

龙妹撒娇地："妈，你就签一回吧！"把铅笔塞在她手上。

陶春捏着笔愣了一下，抬头望了望墙上的奖状："还是让爹来签。"放下笔，挎起篮子，走出门去。

虎崽哭闹着往地上一赖。

龙妹拿出一本连环画，在虎崽面前晃了晃："我讲书你听。"虎崽破涕为笑，呲开了两个虎牙。

十三

河边，静悄悄。

渡船系在桩上。

一群水鸭儿在河里浮游，嬉波戏浪。

余木生躺在沙滩上，头枕一块石头，用箬叶帽盖住脸打盹。

一只木排从上游放下来。

高亢的放排号子，悠扬悦耳。

水鸭儿倏然藏形匿迹，等木排一过，又冒出了头。

陶春缓缓走到余木生身边，轻轻放下篮子，默默地站立着。

好一会，她踢踢他的脚板："喂，摆渡的，我要过河。"

余木生一跃而起，见是妻子，横了一眼："原来是你！"

陶春把篮子里的碗捧给他。

余木生揭开一看，饭上两个金黄的荷包蛋。望了妻子一眼："又搞特殊化哪！"

陶春："特殊？你驾的是渡人船。费力又费神呀！"

余木生夹起荷包蛋咬了一口，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陶春蹲到水边一块石头上，把篮子里的水浮莲倒出来洗。

余木生端着碗跟过去，靠在船舷边吃着。

陶春："这几天过河的真不少。"

余木生："嗯。"

陶春："听说都是到龙泉洞去看风景的，一个山洞有那么好看？"

余木生："嗯，总是好吧。"

陶春："杏枝说，找个日子邀我一道，也去看看龙泉洞。"转头望了望他，象不经意地，"嘻，

我哪有闲工夫呢？”

余木生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光了，蹲下去把碗往她脚下一放，也漫不经心地：“唉，游山玩水是年轻学生的时髦，他们叫考试考烦了，出来透透空气。我们庄户人哪一天不在山里水里，一个洞有什么看头？”

陶春默然。

余木生坐到船头上，拿起旱烟筒抽烟，吸两口，精神足了：“哎，栏里那头肉猪，怕有一百三吧？”

陶春点点头：“少不了，一顿就要一篮。”

余木生：“过两天赶去卖了，你看怎么样？”

陶春：“我随你。”

又一只木排顺流而下。

放排人的歌：

口唱山歌出山崖，
春江水暖放木排，
两岸桃花红似锦，
好象我妹子笑颜开。
哎呀妹子吔，
十天半月我就转回来。

陶春听得入神：“唱得真好听。”

余木生磕磕烟灰：“这叫‘过山丢’，我还会吹。”

陶春看了丈夫一眼：“我只听你吹过一回，还是我们定亲的那一天，你送我到凉亭上……”

记忆中的洞箫悠悠荡荡，柔情似水。

河水涣涣，两人神往当年……

陶春："我多久没听你吹过箫呀！"

余木生："唉，该我吹箫的年纪，碰上'四人帮'作乱，穷得连一张饭桌都没有。如今日子开心些，都胡子巴巴啰！"

陶春洗完猪菜，提起篮子滤水："哎，几时找个没人的地方，你再吹一回让我听听。"

余木生："都老夫老妻了还乐得起？"他挥挥旱烟筒，"走吧，走吧。"

十四

杏枝家。

杏枝的祖父——一个白发苍苍、性情古倔的老人，坐在堂屋一张小凳上编斗笠。

杏枝把饭端到桌上："公公，你吃饭。"

祖父没有抬头，仍然手不停活。

杏枝："哎呀，我的好公公，你也歇歇呀，一天到黑就是编呀编呀，要是我，早烦了。"抱了一捆箬叶放到祖父身边，"公公，下午我过河去一下。"

她进房去了。

祖父叨咕开了："又过河去疯？你没有一日坐得住。……看你春姐，又能干、又勤快、又守规矩，到木生家这么多年，没听见她高声说过一句话。世上的事呀真难说哟，她的娘跟你的娘是亲姐妹，可两姐妹的闺女不一样！"

杏枝穿了一件新褂子走到堂前来，她听惯了祖父这一套——饱含着疼爱的叨咕，她对老人调皮地一笑，一甩辫子跑出门去。

十五

晒坪上。

陶春提着猪菜从河边回来。

杏枝迎上："春姐，快走吧。"

陶春笑了笑："我还没有吃中午饭呢。"

杏枝仰头望了望太阳的位置："那你快吃，我等等。"

陶春一指猪菜："我还要烧猪潲。"

杏枝："我帮你切。"

陶春推开她："别弄脏了你那花的确良！"

杏枝："春姐，你打算几时动身？"

陶春："……杏枝，你自己去好了。"

杏枝："怎么，你变卦了？"

陶春："我呀，不象你撒脱，又是猪又是鸡，里里外外数不清的琐碎，哪能说走就走开了？"

杏枝下意识地望望河下，领悟过来："啊，我晓得了，一把手没有批准！"

陶春白了她一眼："鬼杏枝，就你能！"

杏枝耸耸鼻子："我说对了吧，春姐，捅到你心坎上去了。"咯咯地笑着向河边跑去。

陶春朝她的背影莞尔一笑，那意思是：你还不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